

聖

聖

禮書卷第八十七

祭日祊

明日祊

拜儀上

拜儀下

東室

廟門

祭日祊於門內

東室

廟門

明日祊於門外之西室

明日祊

祭日祊

楚茨之詩曰祝祭于枋祀事孔明

枋門內也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

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正義曰釋宮云閉謂之門李巡曰閉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枋枋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為正又曰索祭祝于枋注云廟門外曰枋又注枋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枋祭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被記又稱枋之於東方為失明在西方與釋具在門故禮器曰為枋於外祭統日而出於枋對設祭於堂為正是亦明日之釋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枋知內外皆有枋稱也明此枋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釋祭之枋在廟門外之西北正祭之枋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率繫之門內為待賓客之處也

賓尸也

釋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義曰繹又祭釋天文李巡曰繹名曰復祭曰又祭知天子諸侯同名曰繹以祭之明日者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魯為諸侯用祭之明日則天子之禮同名曰繹故知天子亦以祭之明日也故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云若不賓尸注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以言若不賓尸是有賓尸者有司徹所行即賓尸之禮是卿大夫曰賓尸案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賓尸是繹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云枋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周曰繹商謂之彤者因繹又祭遂引釋文以明異代之禮別也彼云周禮器言設

祭于堂為枋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然枋祭明日之繹祭也

謂之枋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正義曰設祭于堂謂薦腥爛之時設此所薦饌在於堂為枋乎外枋謂明日繹祭在廟門之旁謂之枋言為此枋祭在於廟門外之西也又此云為枋乎外稱祭故知明日繹祭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枋不云外故鄭彼注不云明日繹祭云謂之枋者於廟門外之旁因名焉者以釋宮云廟門之枋今日繹祭在廟門外之西旁因以廟門為稱故云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者以正祭設薦在室故繹祭亦設饌在室案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於堂酌而獻尸故知人君繹祭亦事尸於堂也但卿大夫賓尸禮略不設祭於室又不在廟門異於君也去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頌絲衣之篇者證繹祭在堂事也郊特牲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失之矣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枋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枋尚曰求諸遠者與枋之為言倥也

直正也祭以薦孰為正言

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葷事于皇祖其是也索求也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為求祭祝官行祭在於枋也枋謂廟門祭于廟門凡枋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祭于枋注云枋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枋即上又云枋之于東方注枋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于枋當是正祭曰之枋矣知者禮器云為枋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枋祭明日之繹祭也又注上直云廟門曰枋亦不外是據正祭日枋也故下云斯之為言倥也相饗之也椒長也也血毛生齒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枋亦正祭日

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盃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

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  
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  
謂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莫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也償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  
房薦非道醴祭之明日謂釋日也言釋之夜不寐疏謂釋日也者以其先云君獻尸後云  
夫人薦豆故知釋日也引有司徹之文者證償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償尸即天子諸侯之釋也祭統曰詔祝於室而出  
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而出于  
祊者謂明日釋祭而出廟門旁廟求神於門外  
之旁神明難測不可一忽之或門  
旁不敢定是與神明交接之道書高宗彤日祭之明  
日又祭春秋書辛巳有事  
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穀梁曰繹者祭之明日  
之亨賓也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家語衛莊公變宗  
廟易市朝高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  
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  
於東方失之矣爾雅曰閉謂之門李巡張炎曰  
祊廟門也繹又祭也夏  
曰復胙商曰胙周曰繹

禮有正祭之祊有繹祭之祊於祊求諸遠者也祊於  
西尊其右也詩云以往丞嘗或剝或烹或肆或將而  
繼之以祝祭于祊此正祭之祊也禮言設祭于堂為  
祊乎外家語言繹祭于祊此繹祭之祊也正祭之祊  
位於門內之西室故毛氏釋詩以祊為門內繹祭之  
祊位於門外之西室故鄭氏釋郊特牲以祊於門外  
蓋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謂之祊而  
祭之祊不謂之繹繹之名特施於天子諸侯賓尸之  
名亦施於卿大夫鄭氏以卿大夫賓尸在堂故謂祊  
於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孔穎達申之云求神在  
室接尸在堂於義或然卿大夫有賓尸則正祭無加  
爵無陽厭下大夫士無賓尸故正祭有加爵有陽厭  
必於明日春秋書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釋穀梁

曰繹者祭之明日之享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是也賓尸則祭日而已儀禮有司徹掃堂攝酒迎尸而賓之是也繹於明日則異牲詩曰自羊徂牛是也賓尸於祭日則用正祭之牲而已有司徹黻黻尸俎是也蓋正祭而重主於禮神繹輕而主於禮尸重故省牲視具在宗伯輕故使士焉則絲衣其紕載弁俛俛者士而爵弁絲衣者也主於禮神故在室主於禮尸故在堂則自堂徂基掃堂設筵者皆堂上之事也考之儀禮大夫正祭不迎尸而賓尸迎之正祭有祝而賓尸有侑正祭先薦後獻賓尸先獻後薦正祭之鼎五賓尸之鼎三正祭之牲體進下賓尸之牲體進勝正祭之魚縮載賓尸之魚橫載正祭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

於獻侑之後凡此皆與正祭不同則主人迎尸尸後酢主人所以伸主人也先獻後薦而進下所以醉飽尸也其飲至於無筭其罰至於兕觥則繹祭可知矣

拜儀上

禮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許慎曰頓下首也然則書稱拜手稽首則拜手手拜也稽首首至地也荀卿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稽顙則首至地矣荀卿所謂至地曰稽顙是也太祝言禮之重者則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褒拜肅拜則頓首空首振動重禮之漸殺者也褒拜肅拜輕禮之尤殺者也然則稽首拜手而稽留焉頓首則首頓於手而

已空首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奇拜一拜也儀禮鄉  
飲鄉則聘禮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肅拜  
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少儀曰婦人  
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  
手拜然則所謂手拜者手至地也士婚禮婦拜扱地  
是也褒拜介於一拜肅拜之間則禮固殺矣其詳不  
可考也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避君也孟武伯曰非  
天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稽首寡  
君懼矣是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  
也然君於臣有所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  
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所稽首儀禮  
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  
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

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

者尊主

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曾季  
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鄭氏  
謂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空首頭至手褒讀爲報  
再拜也又引書曰王動色變爲振動之拜此不可考  
拜儀下

檀弓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  
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又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  
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穆公  
曰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哭而起則愛父  
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又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  
顙隱之甚也喪服小記曰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  
總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孔穎達曰重  
稽顙而後拜

期以下拜賓而後稽顙少儀曰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為喪主則不

手拜肅拜拜低頭手拜手至地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為喪主不

拜也手拜肅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或曰為喪主則不雜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者其

贈也拜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不稽顙弔者含者祔者入皆子拜稽

顙又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稽顙

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喪大記小斂男奉尸夷于堂降

拜降拜拜君拜寄公國賓士大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

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

拜命婦妃拜衆賓于堂上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

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賓于阼階下子幼則

以衰抱之人為之拜喪有無後無無主又曰君弔於大

夫士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迎不拜拜送者拜送

為君之荅已也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夫

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退主

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門外不拜奔喪大夫哭

諸侯不敢拜賓謂大夫士凡奔喪有大夫至拜之成踊而

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問喪曰稽顙蠲地無容士喪禮

既小斂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賓主人出

拜送于門外君弔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賓出哭拜送

三年之喪稽顙而后拜所謂喪拜也其以下之喪拜

而後稽顙所謂吉拜也蓋拜則致敬於人稽顙則致

哀於已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以其先致敬故也

稽顙而后拜頹乎其至也考工記輔頹頹與頹同農曰頹讀為頹蓋古字頹頹通用以其先

致哀故也孔子之時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後稽顙之

為重而或以輕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禮拜上之

為泰而或以泰為禮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  
至者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於天下而  
已喪之稽顙猶稽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非至  
重不稽顙矣然有非至尊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  
以弔者之尊也故謂妻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之雖  
總必稽首以弔者之尊也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  
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為夫與長子而已  
以所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然士喪禮於  
三年之喪拜稽顙喪大記雜記皆言拜稽顙此謂拜  
必稽顙非拜而後稽顙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弔公  
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未為  
後也故不成拜國語曰重耳拜而不稽顙誤矣

禮書卷第八十七終

禮書卷第八十八

天帝之辨上

天帝之辨下

大神之辨

圜丘

方丘

天帝之辨上

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

五帝謂天神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示謂天地

朝日祀五帝則

張大次小次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大司徒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充人掌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

繫于牢芻之三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蒼璧

於圜丘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正義云下經言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與司服及宗伯昊天上帝一也

大旅上帝祭天

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

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曰宿眡滌濯泚玉鬯省牲鑊奉玉盥

若王不與祭祀攝位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

伯兆五帝於四郊大哉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肆師類

造上帝封于大神

類禮依郊祀而為之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

典瑞四圭有邱以

祀天旅上帝

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

司服祀昊天上帝

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

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天神謂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

凡樂園鍾為

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

降可得而禮矣

天神則主北辰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此謂祭天園立以饗配之

大祝掌六祈一曰

類二曰造辨六號一曰神號

神號若皇天上帝正義曰皇天北辰曜魄室上帝大微五帝

大師類

上帝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

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

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地之明日

大司寇若禋

祀五帝則戒之日泣誓百官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

水納亨亦如之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職

金旅于上帝則共金版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禮

記曰大雩帝又曰以共皇天上帝之祠又曰因吉土以

饗帝于郊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郊社所以事上帝天

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聖人為能饗帝帝牛必在

滌三月易曰王用亨于帝吉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聖人亨以享上帝帝出乎震詩曰昭事上帝帝謂文王

上帝臨女有皇上帝皇皇后帝昊天上帝書曰伊尹格

于皇天伊陟格于上帝肆類于上帝以昭受上帝天其

申命用休敢昭告于上天神后縣陞洪水帝乃震怒不

畀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  
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  
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  
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  
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  
冬日至致天神此摠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  
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  
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  
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  
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  
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  
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  
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

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  
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  
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  
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  
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爲昊天上帝及五帝  
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盛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  
配祖考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  
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  
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  
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  
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  
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

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也壇第一等又有皇天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

天帝之辨下

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

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晉書天文志中宮鈎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天帝其神耀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

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

春大皞夏炎帝中

顯頊顓頊相曰大昊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少皞乘兌執矩司秋顓頊乘坎執權司冬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素問謂春陽氣柔而中矩秋陰升陽氣降有高下而中衡冬陽氣居下而中權然則顓頊相言五帝之所司則是言五帝之所執以夏為衡以秋為矩則誤矣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

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勾芒夏

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

春秋傳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為勾芒該為蓐

收脩及熙為玄冥顓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然即大皞少皞以春秋之氣言之也炎帝以火土之性色言之也萬物之象勾芒於春而其氣祝融於夏其榮也以秋而蓐其發也以秋而收色以冬而玄冥以冬而冥后土居中央以君之此五人帝五人臣命名之不同也春夏秋

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與熙者蓋冬於方為

朔於卦為艮於腎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

於色有青黑則官有脩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

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氏高

辛唐虞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

令為正

詩序曰郊祀天地記曰因吉上以饗帝于郊北於南郊

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又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

因川澤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

於泰折祭地也周禮郊祀二人送逆尸凡樂圜鍾為宮

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凡

樂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

地示皆出爾雅曰邑外謂之郊又曰非人為謂之丘

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

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

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

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

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

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

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

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

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

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

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

牲體全胥國語曰郊禘之事有全胥其羹其器犧尊疏布冪禫杓豆

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詩曰于豆于登記曰器用陶匏大宗伯凡祀大

上帝之案盛國語曰天子親春郊禘之盛則郊有簠簋可知矣其藉蒲越葛稊記曰莞篲之尚其樂

歌黃鍾大蔟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

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大常其服大裘衮冕其摺

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

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言祭社之礼君南鄉於北

之上王此鄉可知也記又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郊主日而配月則日月之位固東西

設矣郊主日猶王燕則主膳夫王嫁女則主諸侯古法見君則主侍人皆致嚴於尊而郊

礼於甲也其礼不過因其自然以報本反始教民嚴上而已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更秦則

興郵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

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園丘謂天好陰而北於高

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北於澤中之

園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

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陛祀天其上奏樂

其下非先王掃地而祭之意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駢駒龍馬一切侈靡

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遙起一時元始之間

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

於南郊光武北南郊於雒陽之陽北北郊於雒陽之

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墮廢殆

盡良可悼也

禮書卷第八十九

祀明堂

大示地示土示之辨

社與后土之辨

祀明堂

我將詩序曰祀文王於明堂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為時饗帝是月也大饗帝編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

祭五帝於明堂莫適下也郊特性曰郊血大饗食性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孝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嚴



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之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為坐五帝於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於明堂也王肅曰嘗如鄭說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言宗祀也凡言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宗其祀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又況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

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為文於廟為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于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祠太一五帝光武或特祠五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後又復五帝位或合祭天地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中宗仍之或配以祖或配以羣祖漢武帝相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宗中宗世祖顯祖配各一太牢其服也或以衮冕東晉或以大裘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朱弁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獻請傳三獻止於一獻隋於雩



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  
之示此感於識緯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仕者以冬  
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致天神而  
人鬼與之者苟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  
是也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鬼宜矣鄭氏謂致人  
鬼於祖廟致物鬼於壇墀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  
無據

### 社后土之辨

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孔曰后土社也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

告后土后土土神也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神月令

中央其神后土后土顓氏之子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

又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

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  
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  
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也冬報周禮所  
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  
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  
澤中之方丘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  
地有社存焉禮曰饗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  
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  
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  
所以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  
后土大祝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  
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社神黎所食  
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釋大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

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書曰敢墾于皇天后土左  
氏曰君戴皇蓋履后土漢武帝祠后土於汾陰宣帝  
祠后土於河東而宋梁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  
者亦命地示為后土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  
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

禮書卷第八十九終

禮書九十卷

旅祭

類祭

雩祀

王宮祭日

夜明祭月

旅祭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壇案設皇邸

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

天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祀焉禮不如祀之備上帝五帝也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奠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

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

望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王器而奉之眡瞭大

喪廢樂器大旅亦如之

旅非常祭乃興造其樂器

笙師大喪廢其樂器

大旅則陳之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大  
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上帝書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  
旅論語曰旅於泰山爾雅曰旅陳也

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  
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  
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

則張檀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  
則金版職金旅上帝則用金版旅諸侯亦如之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彝師

之陳樂器眡瞭之廢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  
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廢樂而  
不鼓則旅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  
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

為至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  
山川則所次不以檀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  
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廢樂器為明器  
以皇邸為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於圜丘其義  
一或然

類祭

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伯北五帝

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北日於東郊北月與風師於西郊北司中司命於南郊北兩師於北郊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禡禘祈禮類而為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

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  
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造之  
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

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狩或以  
大師或以大戕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  
所析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  
造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爲日月星辰蓋  
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  
類是禱爲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  
稷宗廟非大戕則無類祭上帝非巡狩之所至則無  
造祭書言至于岱宗柴詩言巡狩告祭柴望此蓋造  
上帝之禮也巡狩於其將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  
造上帝大師於其將出亦類上帝於其所至特禱於  
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成  
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  
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乎上帝於湯之既受命則告

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而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  
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  
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  
得而知要之劣於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  
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  
著矣四類日月星辰於四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

雲祀



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旱暵之事謂雩也曠也

玄謂皇折五采羽為之亦如帔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而舞雩

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邦司農去魯自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而不得雨女巫旱暵則舞雩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

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凡邦之大哉歌哭

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而請有歌者有哭者以異悲哀感神靈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二索鬼

神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也黨正春秋祭祭祭謂雩祭水旱之神蓋亦置位如祭社稷云稻人

旱暵共其雩斂稻急水者也大祝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

祠大故兵寇也天災疫癘水旱也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禮記檀弓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

奚若曰天則不雨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奚

若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

早若喪月令仲夏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于戚戈羽調

竽笙篪簧飭鍾磬祝歌為將大雩帝習樂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

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

於民者以祈穀實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以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以陽位以五天德泰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自外主者無主不止當以人帝配之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祭法雩祭

祭水旱也詩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祈猶禱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相

五年左傳文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云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所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德不生為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襄七年左傳曰郊祀者稷以祝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郊為祈報之事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相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莖則靈威仰皆用正

歲之正月郊祭之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周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是太微之一不言祈穀總言五帝論語曰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荀子曰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

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鞀至祝歌皆作故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公龍右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則修雩禮以求雨因著王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文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正義曰雩音近吁又女也凡邦之大威

歌哭而請旱又是大裁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者以雩為遠非邦義也云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以陽位以五天德泰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自外主者無主不止當以人帝配之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祭法雩祭

燁怒王帝配含樞紐少皞配白招拒顓帝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祭法雩祭

祭水旱也詩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

祈猶禱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相

五年左傳文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云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所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德不生為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襄七年左傳曰郊祀者稷以祝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郊為祈報之事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相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莖則靈威仰皆用正

歲之正月郊祭之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周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是太微之一不言祈穀總言五帝論語曰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荀子曰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

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鞀至祝歌皆作故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公龍右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則修雩禮以求雨因著王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文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正義曰雩音近吁又女也凡邦之大威

歌哭而請旱又是大裁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者以雩為遠非邦義也云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以陽位以五天德泰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自外主者無主不止當以人帝配之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祭法雩祭

燁怒王帝配含樞紐少皞配白招拒顓帝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祭法雩祭

祭水旱也詩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

祈猶禱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相

五年左傳文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云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所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德不生為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襄七年左傳曰郊祀者稷以祝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郊為祈報之事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相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莖則靈威仰皆用正

歲之正月郊祭之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周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是太微之一不言祈穀總言五帝論語曰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荀子曰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

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鞀至祝歌皆作故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公龍右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則修雩禮以求雨因著王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文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正義曰雩音近吁又女也凡邦之大威

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小筮而後決大事非  
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  
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又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  
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祭與婦謁盛與何以不  
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王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栢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 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十二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御名

五年左傳曰凡啓蟄而郊龍見而雩

龍見建巳之月

過則書莊

十年傳曰魯公子偃伐宋師出自雩門

魯城南門

公羊曰大雩

者何旱祭也

雩旱請雨祭各不稱大者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

然則何以不言

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趙子曰

凡祈澤曰雩稱大國禘雩也勤民之祀也故志之爾雅

曰雩號祭也

爾雅曰雩號祭也鄭氏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女巫

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則爾雅鄭氏之說是也杜預

以雩為遠誤矣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

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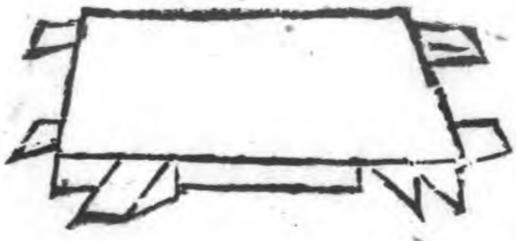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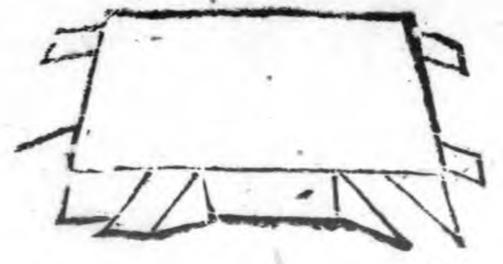
陽充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

雩此春秋所以譏也大雩禮之盛也猶所謂大旅大饗趙氏謂雩稱大國偏雩誤矣詩序曰夏祈穀于上帝月令曰大雩帝則雩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也鄭氏謂雩祀五精之帝然周禮稱上帝與五帝不同則上帝非止五帝也月令曰令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百辟卿士之祭亦曰雩也鄭氏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風兩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祭法有雩祭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門為雩門先需皆以魯之舞巫在城南鄭氏曰雩為壇於南郊之旁其說蓋有所受也古者雩歛在稻人雩樂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達陰之意也然則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火

不可以祈水而為坎以瘞就陽不可以求陰而移壇於東禮梁雩必自郊但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廟皆辟卿士然後及於上帝亦梁禮也北齊及唐皆然雩樂以舞為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北齊禮

祭日

祭月



周禮大宗伯實柴以祀日月星辰典瑞王摺夫主執鎮

圭繅藉采五就以朝日

王朝日者示有所尊也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今朝日秋分夕月

又曰圭

璧以祀日月星辰

主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

望四類亦如之

先為壇之營城四郊日月星辰非日於東郊非月於西郊

掌次朝日祀五帝則

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鼓人以雷鼓鼓天神大司樂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

又曰凡樂

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冬祈來年天宗

天宗日月星辰之類

郊特牲曰

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玉藻曰元端而朝日

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祭法曰王宮

祭日夜明祭月

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城也夜明月壇也

左傳曰日月星辰雪霜

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國語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

大采繅席五采五就

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

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

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

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

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觀

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百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

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六也夫

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祭而祀之與觀諸侯而

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

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

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

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昱於夜

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其牲體則實柴

其服則元冕元端其圭之繅藉則大采少采禮之之

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

玉藻十有二旒龍衮以祭元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衮玄端皆言其衣也衣元冕之衣則用元冕矣鄭氏改玄端爲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以衮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幣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衮冕可知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幣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繅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漢武帝因郊泰時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齊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終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義矣魏薛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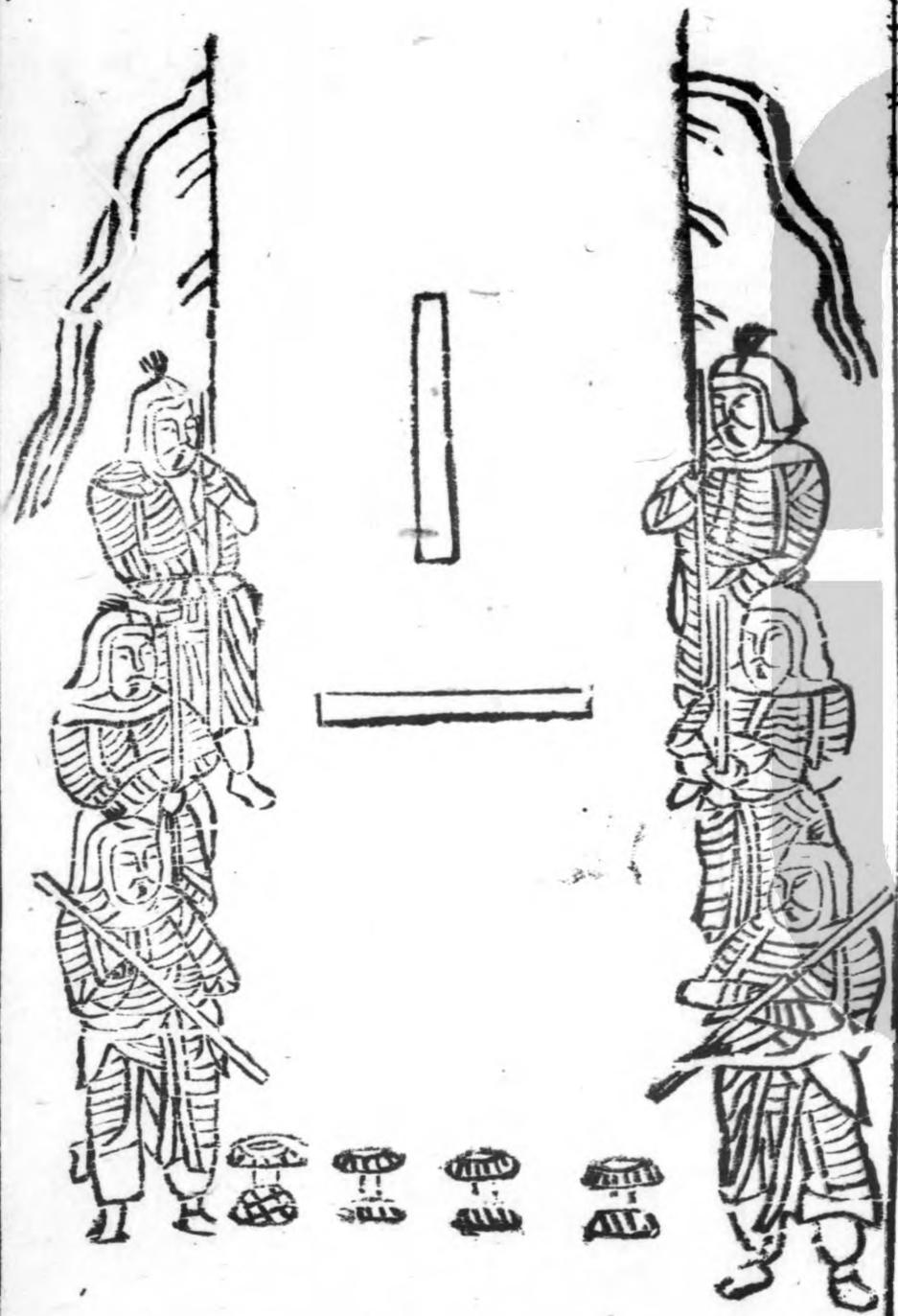
曰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春之朏此尤無據也後周於東門外爲壇以朝日燔燎如圜丘於西門外爲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又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唐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大槩因之而已

禮書卷第九十一

表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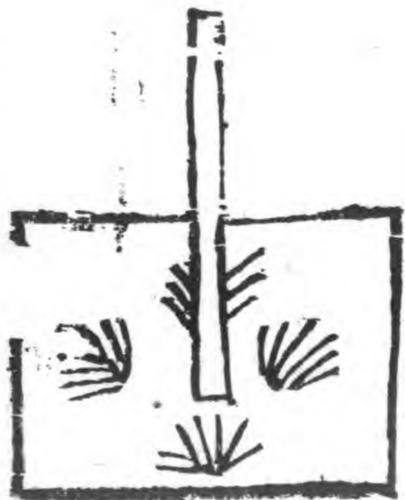
表貉

四望 四方



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禮記禡於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午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為位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貉讀為千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師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先儒或以蚩尤為天子或以為庶人其詳不可以考然管仲稱蚩尤作劔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号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也蓋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使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燿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貉祭者不特為禱而已也唐制禡祭為壇壝設瘞瑁皇帝齋於行宮從官齋於軍幕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而牲幣犧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為祭貉之禮誤也

四望



書曰望于山川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又曰柴望大  
告武成詩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禮記曰至于岱宗柴  
而望祀山川周禮小宗伯祀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  
如之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兩圭有  
邸以祀地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司服毳冕以祀四  
望山川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鞀  
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男巫掌望祀望銜旁招以  
茅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大祝國將有祀于  
四望則前祝春秋魯僖公免牲猶三望左氏曰望郊之  
細也宣公不郊而望左氏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天子  
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望者何泰山河海也楚昭王  
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哀公六年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禍  
福之至不過是也寡人雖不敏河非所獲罪也韓宣子

謂子產曰寡君寢疾並走群望昭七年周共王有寵子五人  
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群望昭七年晉語成王盟諸侯于  
城陽楚為荆蠻置郊蒞設望表與鮮卑守燎三正記  
郊後必有望

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  
岱及淮為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  
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  
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  
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王大司樂四望與山川  
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  
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鄭司  
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曰望祀  
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

大山其說蓋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宗伯曰四望  
五嶽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釋舞師又以四望為四方其言異同不可考也望之  
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讀衍為  
延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然鄭氏  
於大祝衍祭亦以為延祭禮文殘缺不可考也望祀  
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故之  
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  
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放其  
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  
冕其位郊以辨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  
茆晉語所謂置茆蒹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公祭  
泰山以召公為尸其言雖無經見要之宗廟之尸用

同姓非宗廟之尸用異姓

### 祭四方

周禮大司馬春祭社秋祀禘舞師教帔舞帥而舞  
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詩曰以我  
羊以社以方又曰方社不暮古者言社必及方則社  
為民祈方為民報祈在春報在秋詩言來方裡祀明  
堂位言春社秋省則秋省歛而因祀焉此所謂來方  
裡祀也鄭康成釋曲禮謂四方五官之神  
東為蒼南祝融  
后土西蓐收北  
元釋舞師謂四方四望也康成從先鄭之說釋大宗伯  
謂四方百物八蜡也然鬯人四方在山川之下大司樂四  
望在山川之上則四方非四望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  
四方之祭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其帔舞者則  
四方非百物也五官之說亦不可考大司馬於社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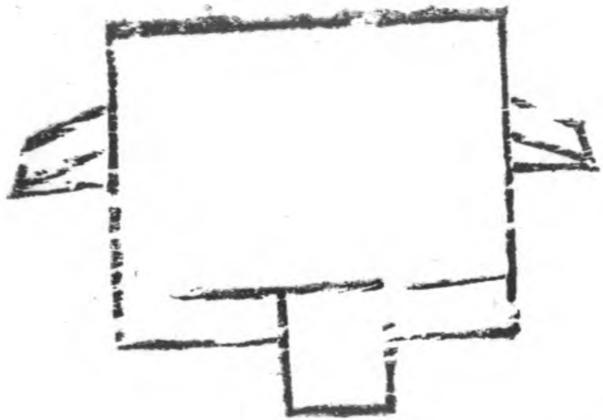
祭則地示也於禘烝言享則人鬼也於方言祀蓋兼  
 上下之神也祀之之禮其位四郊其鬯烝尊鬯人凡山  
川四方用烝  
 其舞皇舞舞師教羽舞帥而  
舞四方之祭祀其牲體則鬮之其牲色則  
 各以其方之色而已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周禮  
 小司徒小祭祀共牛牲則四方之祭不特用羊而已  
 詩言犧羊者孔穎達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也穎達  
 之言則是謂犧為純誤矣

禮書卷第九十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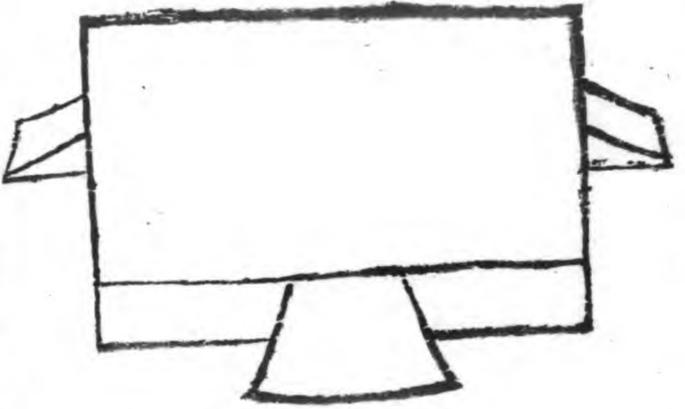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九十二

社稷	王社
大社	諸侯社稷
大夫以下社	亳社
市社	社主

社



玉社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邦司農去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

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壇壇與樹皆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栢栗

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社之野以別方面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

之封畿九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壇謂壇及樹皆也畿

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惟為

若以歲時祭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舞師掌教帔舞帥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為社丘乘共乘盛所以報本反始也鼓人以靈鼓鼓社祭社祭祭地示也州長

而舞社稷之祭祀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陰祀祭地也媒氏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

士勝國土國也土國之社奄其土而棧其下使无所通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

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句龍食於社有房山氏之子曰社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土神也黎所

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凡天地之大

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精祈禮類者若其正禮而為之若大師則帥有司

而立軍社奉主車肆師次祀用牲幣玄謂次祀又有社稷凡師甸用

牲于社宗則為位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封于大神社及方凡師不功則

助牽主車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社祭土財焉鬯人凡祭祀社

壇用大壘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大司樂乃奏大族

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地示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大祝國有大故

天災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設軍社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侍日所謂

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神也大社有寇戎之事則保郊

祀于社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无令寇侵犯之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

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毫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掩其上而掩其下為北牖大司馬中

春教振旅以祭社祭社者土方施生也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

以先愷樂獻于社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

小子掌珥于社稷珥社稷以牲頭祭珥者釁禮之事也

大司寇大軍旅泚戮于社社謂社主在軍者也若

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匠人營國左祖右社曲禮曰國

君去其國曰奈何去社稷也又曰國君死社稷又曰問

國君之年長則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則曰未能

從宗廟社稷之事也王制諸侯祭社稷月令仲春擇元

日命民社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季冬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

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之祀曾子問曰諸侯

適天子命祝史告社稷宗廟山川禮運曰命降于社之

謂殺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又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

利又曰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器曰社稷山川之

事鬼神之神祭體也天地人之別體也又曰三獻爛三獻祭社稷五祀郊特牲曰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

於北牖下荅陰之義也牆謂之牖北牖社內北牖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

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大社王為群姓所立是故

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陰

而巳薄社務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

社務始者薄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

雷國主社示本也中雷亦土神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

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單出里皆往祭社君

親誓社以習軍旅明堂位曰春社秋省大傳曰牧之野

武王之大事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祭法曰王為

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

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

置社群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厲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

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

州故祀以為社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周尚左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天子社稷皆太

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祭統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

泰誓曰宜于冢土祭社曰宜冢土社也泰誓下曰郊社不修甫田曰

以我齋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社后土也秋祭社与四方為五緜詩曰迺立

冢土戎醜攸行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冢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膺宜社之肉雲漢

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良耜

秋報社稷左傳莊公三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

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文十五年六月

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幣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日有

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殺而不敢責之

伐鼓于朝退自責哀七年魯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

以其三國与勢同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

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曰成事不說遂  
事不諫既往不咎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諸  
侯危社稷則變置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荀子曰社祭  
社稷祭稷正義曰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  
之說以社為五土摠神稷為原隰之神勾龍有平水  
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為  
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  
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王制云祭天  
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  
社之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  
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  
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於郊所以定  
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

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為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  
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  
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  
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  
民祭社社若是地神庶民豈得祭地乎為鄭學者通之  
而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  
服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  
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  
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  
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  
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勾  
龍更無配祭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  
既別不敢同天性勾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示之別尊

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性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  
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曰勾  
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勾  
龍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  
配之故不得稱天勾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為社而  
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  
地示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云仲春命民社鄭注云社右  
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勾龍為后土鄭既云社后土  
則勾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  
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勾龍為后土  
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曰君戴皇天而履后  
土地稱后土與勾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  
地神也非謂勾龍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

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示也是社  
為地示也

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  
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戒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  
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以其  
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勾龍共

子稷配以柱列山氏之子

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

以侔社稷故也周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設  
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  
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祭法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  
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  
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蓋王社

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魏博士孔晁之論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為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武帝議帝社南向大社及稷東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穀梁曰天子親耕故立社為藉而報此說非也果王社為藉而設必有稷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

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其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上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壇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本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韓詩外傳其主則石為之先儒謂石地類也左傳言榑社也也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受之也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月令大割祠祠公于社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裁之類祭小宗大故天裁之弥祀祀大君行有宜宮成有衄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它則唯吉而已祭之牲以太牢其遇天裁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于黜其祭血祭

其罇大壘

用大壘而壘人掌之則有壘裸可知

其樂應鍾其舞帔舞其鼓靈

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壇原隍為稷神有以勾龍為社而非配社柱為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為社配有以戊亥為社日有以先農為帝社有以太稷為稷社皆臆論也

祭法曰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郊特牲曰家主中雷國主社示本也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禘之天子之國有大社故將封於東方取青土封於南

方取赤土封於西方取白土封於北方取黑土封於上方取黃土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皆取土苞白茅授之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立社漢惟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召誥用牲于社牛一羊一豕一漢制郡縣祭社皆羊豕尚書無逸篇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諸侯有侯社國社亡國社與天子同其祭用少牢與天子異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黃其言雖不經見然五土 數黃土色則天子社廣五丈冒以黃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

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天子六卿諸侯二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

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之馬六閑 則社半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

五色土五色以為社則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古者立社皆有木以表之故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後世宋有櫟社豐有松榆社先儒謂諸侯社皆立樹又為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立之於義或然

### 大夫社

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鄭氏曰群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正義曰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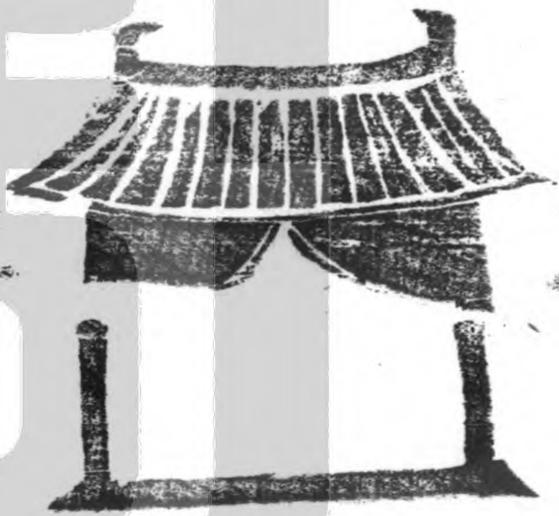
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故曰唯社丘乘共粢盛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皆有稷故鄭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者也

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為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為之左傳所謂書社千社是也

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致千社於魯哀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濟以西禚榑右以南書社五百社氏二十五家為一社

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周禮六鄉之內族祭酺黨祭崇雖百家以上亦不祭社特州然後祭之者黨祭族非不祭也姑以別社崇酺之等差耳禮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竭作唯社丘乘共粢盛蓋單出里則家出人畢作則羨卒盡起丘乘共粢盛則牢醴亦在所

共皇氏曰大夫以無藉田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  
其說是也左傳有清丘之社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  
以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言大夫以下則民  
社不始於秦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  
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  
明也絕其陽通其陰而已毫社商之社商始都薄正義曰風雨媒氏凡  
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霜露風雨  
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勝國亡國也士國之社奄其上棧其下  
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  
宣露喪祝掌勝國邑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小司寇若祭勝  
其罪

國之社稷則為之尸以刑官為尸畧之也左氏襄三十年左傳曰鳥

鳴于亳社如曰譴譴甲午寅大灾又曰間于兩社亳社

大社也又曰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哀四

年書亳社災七年魯以邾子益獻于亳社以其士國與同公羊

曰亳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

社蓋揜其上而柴其下薄社災記異也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

事上穀梁曰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宗廟屏戒也立亳

於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下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白

虎通曰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

者得之為惡者失之五行志曰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

為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韓詩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

侯人之戒在於挑爰

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

國之墟必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然則

天子諸侯必存勝國之社其意亦若此也記言天子

大社繼之以亡國之社屋之天子之亳社也春秋書

亳社災魯之亳社也左傳曰鳴于亳社宋之亳社也

社必有稷小司寇祭勝國之社稷則為尸是也位必

在左春秋傳所謂間于兩社是也揜上棧下不受天

陽設於北牖使陰明焉以其不能生成萬物而趨於

幽也男女之訟於此聽者以其當隱蔽而不敢執也

祭之而刑官為尸者以其戒亡刑之類也宗廟之制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不容以亡國之社為之穀梁以

亡國之社為廟屏此不可考孔穎達曰亡國之社或

市社

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是穎達亦疑穀梁之說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  
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鄭司農云祭之以  
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當立也鄭康成曰陰禮婦  
人之祭禮然則祭市之社其禮與凡社異矣

社主

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  
秋傳曰軍行被社饗鼓祝奉以從鄭氏曰社之主蓋  
用石爲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呂氏春  
秋及鄭玄義以爲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中太社石  
主遷于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一尺六  
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  
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  
主請五數長五尺唯陰之二數方二尺刻其上以象

物生方其下以體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未  
竭也蓋石地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爲之其長不過尺  
五寸其短以寸計之唐之時舊主一尺六寸方一尺  
七寸蓋有所傳然也而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尺  
埋其半於土中此臆論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  
禮而陳侯嘗擁社以見鄭子展襄二十五年左果埋其半則不  
可迎而載果石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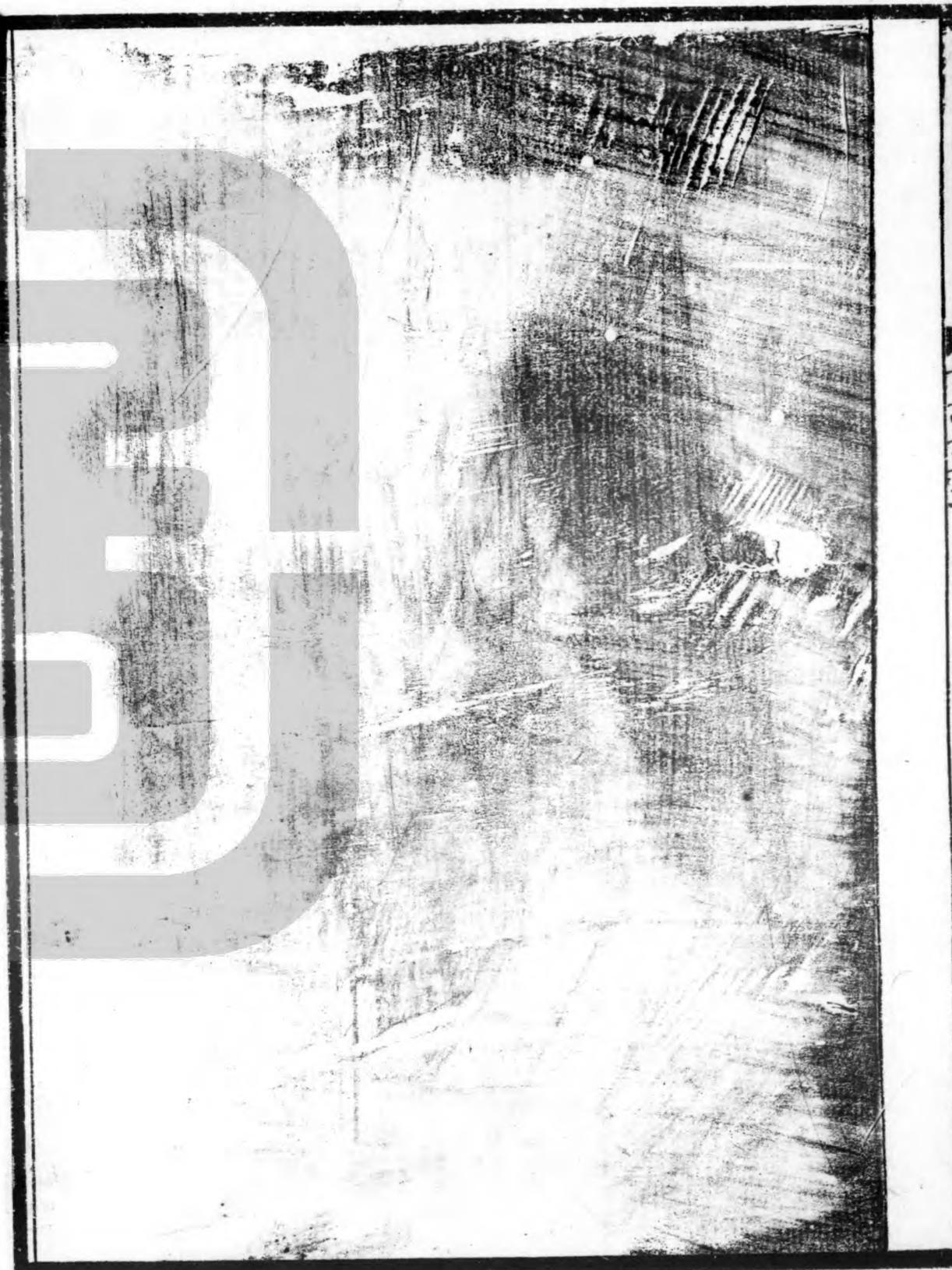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九十三

蜡

臘

釁禮

蜡臘附



蜡主先嗇而祭司嗇則先

嗇居主位而司嗇居配位

矣蜡祭及天宗而天宗者

日月之類日月雖尊非其

所主故記言大蜡八而日

月不與也鄉飲酒禮僕固

尊矣不居正位與此同意

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大宗伯以鬲辜  
祭四方百物司服祭群小祀則玄冕大司樂凡六樂者  
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  
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  
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籥  
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羅氏蜡則作羅  
襦考工記梓人張獸侯以息燕邦氏曰休農息老物月令孟冬天子  
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  
而休息之邦氏曰此周禮所謂蜡也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  
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  
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  
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

為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  
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  
也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  
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  
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禮運曰昔者  
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明堂位  
曰大蜡天子之祭也雜記子貢觀蜡孔子曰賜也樂乎  
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孔子曰百日之  
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傳曰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  
曰大蜡秦初曰臘後曰嘉平左氏曰虞不臘矣楊子曰  
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賸臘也  
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  
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鬻辜其樂六

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帔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鄭氏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畷也郵表畷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爾雅曰畷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

則祈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於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溺於五行之說以王曰祖以襄曰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後周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而蜡於五郊唐不祭五天帝五人帝特蜡百神於南郊而闕其方之不登者然蜡因其順成之方以報神因其州之序以樂民則唐一於南郊非也蜡及天宗則日月星辰之類而已後唐兼天帝而祭之亦非也先儒謂蜡六奏樂而禮畢東方

之祭則用太簇姑洗南方蕤賓西方夷則無射北方則黃鍾為均於理或然

釁禮

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

祀玄謂珥讀為岬祈或為剗用毛牲曰剗羽牲曰岬剗珥社稷

釁邦器及軍器大司馬涖釁主及軍器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

祝奉以從殺牲以血龜人上春釁龜月令孟冬釁祀龜策羊人釁積

共其羊牲圉師春除蓐釁廐雞人凡祭祀面襍釁共其

雞牲釁廟用羊門大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

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釁謂釁鼓也春秋

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釁浴謂以香鬯人大喪共其

釁鬯釁戶以鬯酒士師凡剗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沈辜

用駝可也玄謂幾讀為剗珥當為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玄謂殺鷄取雜記曰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

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

雍人舉羊外屋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

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岬皆於屋下割雞門當

門夾室中室又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

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緹豚春秋傳

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又曰魯叔孫為子孟

鍾饗大夫以落之孟子曰牛何之將以釁鍾說文曰釁

血祭也象祭竈也文王世子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

注與當唐制鍾鼓新成使羊豕一釁之皇太子親戎及大

將出師則緹豚一釁鼓

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

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非名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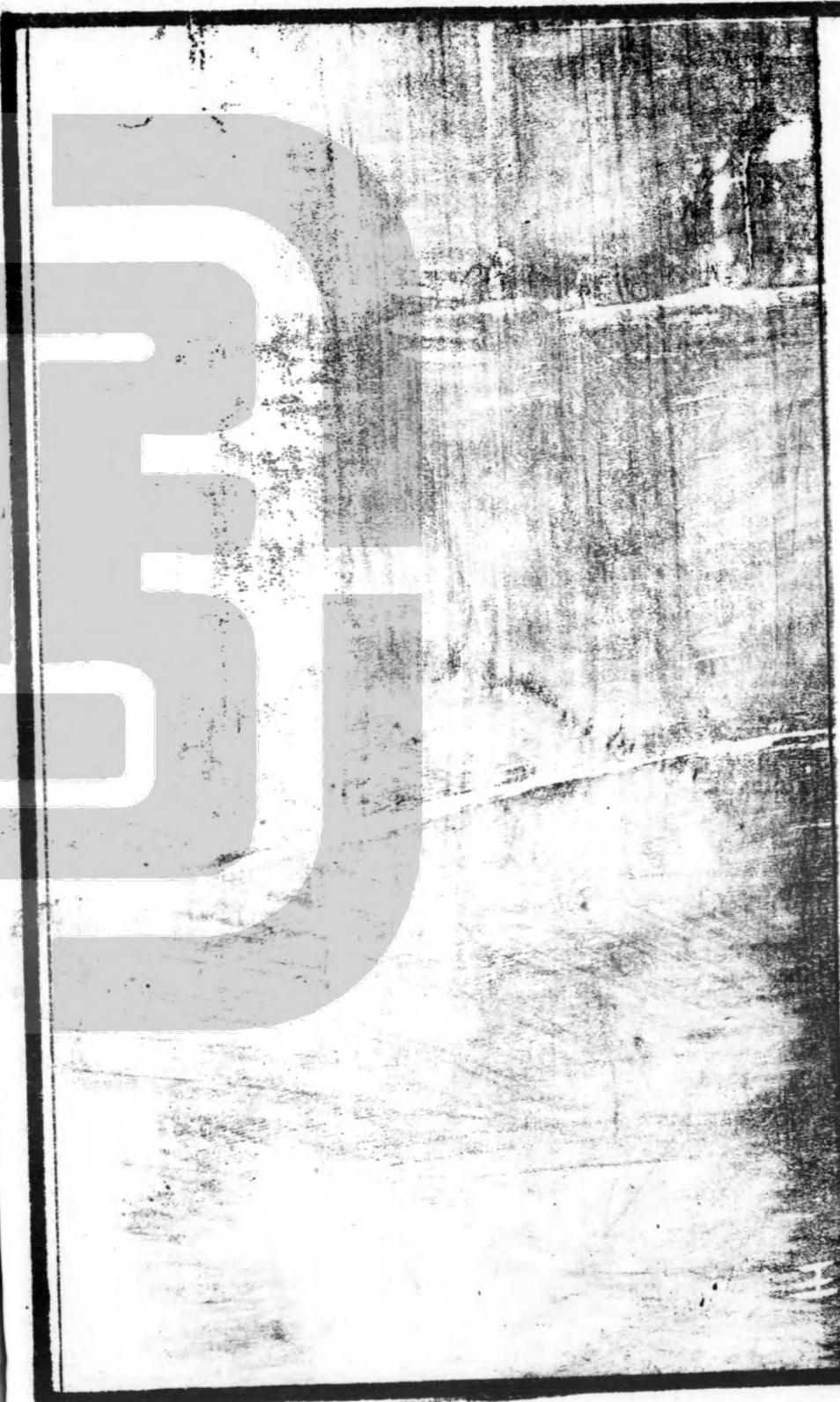
釁以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記曰成廟之釁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岬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犬人幾珥用駝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豕豚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俱得為釁是也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之祈珥犬人之幾珥士師之釁珥司約之珥鄭氏皆以為釁禮謂祈幾皆當為釁而珥當為岬毛牲曰釁羽牲曰岬其說蓋以禮記言釁而繼之以岬皆於屋下於是以前祈珥為釁其詳不可考也

羊人九祈珥共羊牲士師九釁珥奉犬牲犬人九幾珥用駝雞

記廟用羊門用雞皆云岬則非特用牲矣郊之說誤也

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圉人釁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戶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記曰有司事畢反命于寢君子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鄭氏曰君廟服者不至廟也大羊為牲而牛馬不預有可爵弁而不冕牲駝而不純則釁之為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鍾而甚者有叩人臯以岬社此先王之所弃也大祝隋釁令鍾鼓鄭氏曰隋釁謂薦血也凡祭血曰釁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氏曰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然釁浴之於釁禮名同而實異若夫隋釁則按與釁也鄭氏合之以為薦血誤矣

禮書卷第九十三終



禮

